

異聞總錄全

宋人著

進步書局校印

異聞總錄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異聞總錄提要

凡四卷不著撰人名氏其時代亦莫得而詳也据  
林行可上官士平胡雨巖數則似屬元人然元代  
事所載亦殊寥寥中如宋二帝北狩與黃翼之南  
燼紀聞所述大略相同疑是書隨手剽剟取充卷  
帙耳至神怪之語觸目皆是更不足怪蓋異聞而  
顏曰總錄未嘗不名副其實也

異聞總錄卷之一

宋人著闕名

大觀中京師醫官耿愚買一侍婢覽而黠踰年矣。嘗立於門外小兒過焉認以為母眷戀不忍去婢亦拊憐之。兒歸告其父曰吾母乃在某家時其母死既祥矣父未以為信試往覈所視之似為盜所發不見屍還家攜兒謁耿氏之鄰密訪婢姓氏真廢妻也即佯為販鬻者徘徊道上伺其出而見之妻呼使前與叙別意繼以泣語人曰此為吾夫小者吾子也耿聞之怒詬責之曰去年買汝時汝本無夫有契約牙僧可驗何敢爾夫訴諸開封迹所從來婢昏然不省憶但云因行至一橋迷路為牙媪引去迫於餓餓故自鬻牙媪亦言實遇之於廣備橋求歸就食遂鬻以償久京尹不暇究始末命夫以餘直償耿氏而娶其妻耿氏不伏夫又訴於御史臺整會未竟復失婦人訟乃已不一年耿愚死家亦衰替。

宣和中鄉人董秀才在州學因如廁見白衣婦人徘徊於前問其故曰我菜圃中人也良人已沒貌然無所歸董留與語且告以齋舍所在至夜遂來並寢未幾得疾同舍生咸知之以白教授教授造其室責之曰士人而為異類所憑何至此扣其所有

曰但嘗遺一袒服取視之穢而無縫。命投諸火。遣諸生蹤跡焉。一老圃曰向者小兒牧羊。一牝羊墮西廊井中。不可取。今白衣而出。豈其鬼歟。呼道士行法。兜以黑豆。投於井怪。乃絕不至。然童亦死。

紹興六年。餘干村民張氏家已寢。牧童在牛圈聞有扣門者。急起視之。見壯夫數百輩。皆披五花甲。著紅兜鍪。突而入。既而隱不見。及明。圈中牛五十頭盡死。蓋疫鬼云。芝山在城北一里。左右前後皆墓域。僧寺兩廡。鼓枃相望。風雪陰晦。輒聞啾啾之聲。蓋鬼區也。紹興十六年。通判任良臣伯顯。喪子。大寺設水陸。夜未半。閻寺聞山下戲笑。往來交相問勞。程祠部守墓僕。自支徑黃泥路口歸。逢二人同行。厲聲曰。吾輩以寺中會集。見召而往。汝何為者。而敢至此。追逐欲殴之。僕奔竄。適有篝火從寺出者。乃得脫。

撫州述陂。去城二十里。遍村皆甘林。大姓饒氏居之。家人嘗出游林間。見仆柳中空。函水可鑒。子婦戲窺之。應時得疾。歸家即癥卧。不復知之。遂有物語於空中。與人酬酢往來。聞人歌聲。輒能和宛轉抑揚。韻有餘音。律小誤。必蚩笑指摘。論文談詩。率亦中理。相去咫尺。而莫見其形。僕妻有過。則對主人顯言。雖數十里外。因疇出納為欺。亦

即日舉白無一諱。隱上下積忿厭苦。殴攘禱禱。百術備至。終無所益。凡數年。饒氏焚香拜禱曰。荷尊神惠顧為日久。人神異路。懼不敢媠慢以為神羞。欲立新廟於山間。香火像設。豐潔祇事。願神徙居之。各安其分。不亦善乎。許諾。自是寂無影響。饒氏自喜得許。營一廟甚華。卜日迎以祠。越五日至。言謔如初。饒翁責之曰。既廟食矣。又為吾祟何也。笑曰。吾豈癡兒耶。如此高堂大屋。捨之而去。乃顧一小廟哉。饒氏愈益沮。畏。訖子婦死。鬼始謝去。一家為之衰替云。

武昌李主簿夢就逮冥司。主者問汝前身為張氏子時。安得推妻墮水。李夢中忽憶其事。對曰。妻自失足墮水死。非推也。主者遣追本處山川之神供證。與李言同。遂放還。他日在旅舍遇婦人。自言為前生妻。相守不肯捨。綢繆如生。姻黨皆知之。數年乃謝去。李亦不要終身。雖無他苦。但常病腰痛。以木為兩椎。剗其中。每日扣擊數十下。痛則少解。蓋鬼氣染漬所致云。

洪州州學正張某。天性刻薄。老而益甚。雖生徒告假。亦靳固不與。學官給五日。則改為三日。給三日。則改為二日。他皆稱是。眾憾之。有張鬼子者。以形容似鬼得名。眾使偽作陰府追鬼。以怖張老。鬼子慨然曰。願奉命。然弄假須似真。要得一冥司牒。乃可。

衆曰牒式當如何。曰。曾見人為之。乃索紙以白礬細書。而自押字於後。是夜詣州學。學門已扃。鬼子入於隙間。衆駭愕。張老見之。怒曰。畜生。荷敢然。必諸人使爾夜怖我。笑曰。奉聞王牒追君。張老索牒。讀未竟。鬼子露其巾。有兩角橫其首。張老驚號即死。鬼子出立於庭。言曰。吾真牛頭獄卒。昨奉命追此老。偶渡水失符。至二十年。懼不敢歸。賴諸秀才力。得以反命。今弄假似真矣。拜謝而逝。陳正敏遜齊閑覽記。李安世在太學。為同舍生戲。以鬼符致死。與此頗同。然各一事也。

李德遠紹興二十七年調官臨安。館於白壁營。與福州姚知縣同邸。時方盛夏。每夕納涼於後軒。姚之舊友賈縣丞來料理失去告身事。所居相去百步。早出暮還。必過姚話夜。李因得識之。賈縣丞長安人。談驪山宮闕故都井邑之盛。滾滾可聽。又嘗為縉雲丞。說鬼仙華英事蹟。尤有依據。姚李更買酒設果與之歎接。凡兩月。始各捨去。又二年。李為勅令所刪定官局中從容與同僚唐信道語及怪神。唐具述華英之故。李應答如響。唐曰。君何以知之。以所聞告。唐駭曰。得非長身多鬚者乎。曰。然。陝西人乎。曰。然。曰。是人自縉雲罷即死。其兄葬之於處。吾送之空。乃返。於今十年。安得如君所云者乎。李方追懼。毛髮為灑漸。徐思之。相從如是久。而未嘗白晝一來。雖同堂語。

笑。然其坐常去燈遠。无不熟審其面目。今知乃鬼爾。姚生別後歲餘而殂。

賈名韻  
字虞神

豫章豐城縣江邊寶氣亭建炎三年居民連數夕聞呼朱僕射而不見其人已而新虔州守馮季周調修撰赴官泊舟亭下從行僕朱秀才者溺死八月四日也。

嘉興令陶彖有子得疾甚異形色語笑非復平日彖患之聘謁巫祝厭勝百方終莫能治。會天竺辨才法師元淨適以事至。元淨傳天台教特善呪水。疾病者飲之輒愈。吳人尊事之。彖素聞其名。即詣謁具狀告曰。兒始得疾時一女子自外來相調笑。久之俱出。稍行至水濱。遺詩曰。生為木卯人。死作幽獨鬼。泉門長夜開衾幃。待君至。自是屢來。且言曰。仲冬之月二七之間。月盈之夕。車馬來迎。今去妖期逼矣。未知所處。願賜哀憐。淨許詣杖策從至其家。除地為壇。設觀音菩薩像。取楊枝露水灑而呪之。三繞壇而去。是夜兒寢安然。明日淨結跏趺坐。引兒問曰。汝居何地而來至此。答曰。會稽之東。卞山之陽。是吾之家。古木蒼蒼。又問姓誰。答曰。吳王山上無人處。幾度臨風學舞腰。淨曰。汝柳氏乎。冁然而笑。淨曰。汝無始以來。迷已逐物。為所轉溺於淫邪。流浪千劫。不自解脫。入魔趣中。橫生灾害。延及亡辜。汝今當知魔魔即法界。我今為汝宣說。有楞嚴秘密神呪汝當聽。痛自悔恨。洗既往過愆。返本來清淨覺性。於是

號泣不復有云。是夜謂兒曰：「辨才之功，汝父之虔，無以加吾將去矣。」後二日復來曰：「久與子游，情不能遽捨。願一舉觴為別。」因相對引滿。既罷，作詩曰：「仲冬二七是良時，江下無緣與子期。今日臨岐一杯酒，共君千里遠相離。」遂去不復見。秦少游記

嚴陵江珪，紹興中權浙東安撫司屬官，居於會稽舊儀曹廨中。三子年皆十餘歲。早起至中堂小閣內，見婦人羅衫而粉裳，就其母裝梳處理髮，訝非本家人。走入房，白父珪亟起視之，尚見其背。入西舍，一姬榻旁而滅，呼嫗起語之。嫗曰：「今日尚未明，婦人在窗外折桃花一枝簪於冠，笑而入。恍惚間復睡，竟不知為何人。」珪以問守舍老人，曰：「二十年前柳儀曹居此時，其子婦以產厄終室中。今出見者其人也。」世謂鬼畏桃花，其說戾矣。江鳴玉說

紹興十年，張淵道提舉秦蜀茶馬，自淮潁之官從行。老兵張朝為廐卒，挈妻子在道。幼女才七歲，夜展轉榻上，不能寐。母拊之曰：「夜過半，可睡矣。」女笑曰：「外間流水甚清，小魚無數，游泳其中，方觀玩為樂。欲作計取之，未暇就枕也。」母以其譖語極憂之，緊寘懷抱間。良久倦困，及覺，遂失所在。竟夜尋覓，旦起望屋後數十步間有古井，試以竿測之，則如人焉出視，果女也。不可救，蓋昨夕妄見時，其魂魄已落鬼手中矣。

閻門使蕭注新喻人。冠而孤與其弟伯英獨處。得疾甚危。殆浸漫昏塞。不聞喘息聲。英與僕泣守其側。日將暮。有老嫗瘠而僂。出於浴室下。哭望寢室。徐徐而來。且語曰。六郎還我命。六郎者。即注也。將升階。一老叟着白袍。鬚髮如雪。從西偏戶內策杖出。叱曰。塵賤死屍。何敢擅出。六郎有正庫錢萬餘貫。未曾請動。設死。天命合終。猶當作芻山洞主。爾下愚暗鬼。不速去。吾將治爾。連叱之。嫗悲啼。復匍匐趨故處。叟亦不見。至夜半。漸呻吟。食粥數日而愈。伯英從容說所覩。注色動乃言。汝不在家時。老嫗不為吾役。且以惡言相抗。吾擊以鐵鞭。即死。密埋之浴室下。汝所見者。其是歟。

樂平耕民植稻歸。為人呼。見數輩在外。形貌怪惡。叱令負擔。經由數村。曠歷洪源石村。何衝諸里。每一村必先詣社神所。言欲行疫。皆拒却不聽。怪黨自云。然則獨有劉村劉十九郎家可往。遂往徑入。趁廡下客房宿。無飲食枕席之具。明日。劉氏子出。怪魁告其徒曰。擊此人右足。杖纔下。子即仆地。繼老嫗過之。令擊左足。嫗仆地。連害三人矣。然但守一房。不浪出。有僨者密白。一虎從前躍而來。甚可畏。魁色不動。遣兩鬼持杖待之。曰。至則雙擊其兩足。俄報虎斃於杖下。經兩日。僨者急報。北方火作。斯須間。焰勢已及房。山水又大至。怪相視。窘憊不暇。取行李。單身亟奔。怒耕民不致力。推

墮田坎中。蹶然起。則身乃在牀。而妻子環哭已三日。鄉人訪其事於劉氏。云二子一  
婢同時疫困。呼巫治之。及門而死。復邀致一巫。巫懲前事。欲掩鬼不備。乃從後門施  
法。持刀吹角。誦水火輪呪。而入病者即日皆安。

淄州人田穀。姪女嫁攸縣劉郎中之子。劉下世數年。田氏病。遣僕至衡山招表姪張  
敏。中欲托以後事。未克往。而田不起。初。田有兄。娶衡山廖氏女。女死。又娶其妹。兄亦  
亡。獨後嫂在。乃與敏中同往。寓於張故居。沒山閣。時隆興甲申冬也。是夕。廖嫂暴  
心痛。醫療小愈。過夜半。欲起坐。語言不倫。張往省候。則其姊憑焉。咄咄責妹曰。何處  
無婚姻。必欲與我共一婿。死又不設位祀我。使我歲時無所依。非相率同歸不可。張  
諫曉之曰。皆是田叔所為。非今婦過。既一家姊妹。寧忍如此少頃。忽拱手曰。叔翁萬  
福。又曰。慶孫。汝可上牀坐。叔翁者。田三姑之季父。穀。慶孫者。其稚子也。皆亡矣。蓋羣  
鬼滿室。左右盡悚。俄頃間。自變貌作田氏音聲。顧張曰。知縣其為姑來。姑生前有欲  
言者。今當具以告。邀使稍前。歷道始死時。夫兄侵牟。及婢妾竊攘事。主名物色的的  
不差。且囑立所養次子為劉氏。後復切切屏語似不欲他人預聞。良久。灑淚曰。我無  
大罪惡。不墮地獄道中。但受生有程。未能便超脫耳。嗚咽而去。方附著時。廖氏眼賴

笑鴻及十指纖長全如田姑在生容貌如是繼日來訖於廖歸明年春將祔於劉塋。張與廖送葬宿其塋次方寒雨淒零松風答響皆怖慄意廖復為憑張譙之曰必是野怪假托若真田三姑何為容色不與去冬等隨聲而變宛然不少異申言曩事丁寧委曲然後已迨廖氏還家又來請有禱於張旁人曰張知縣居不遠盍徑往白之曰宅龍遮我雖欲入不見容我不免為鬼後一年廖卒始絕鬼附生人多矣獨能使形狀如之為可怪也。

撫州南門黃柏路居民詹六詹七以接鬻縑帛為生其季曰小哥嘗賭博負錢畏兄笞責徑竄逸他處久而不返母思之益切而夢寐占卜皆不祥真為死矣會中元盂蘭盆齋前夕詹氏羅紙錢以待享薄暮若有幽歎於外者母曰小哥真亡矣今來告我取一紙錢祝曰果為我兒能掣此錢出則信可驗當求冥助於汝少焉陰風肅肅數入探而出之母兄失聲哭亟呼僧誦經拔度無復望其歸後數月忽從外來伯兄曰鬼也取刀將逐之仲遽抱止曰未可稍前諦視問其死生弟曰本懼杖而竊故詣宜黃受備未嘗死也乃知前事為鬼所詐云。

晁端揆居京師悅里中少婦流眄寄情未能諧偶婦忽乘夜攬衣求共被晁大喜未

明索去留之不可。曰如是得無畏家人知乎。既去。褥間餘血涴迹亦莫知所以然。越三日過其門。聞哭聲。扣鄰人曰少婦因產而死。今三日矣。晃掩涕而歸。

紹興癸卯新城縣村渡月明中漁人繫舟將歸。聞隔岸人喚船欲渡。就之。則皆文身荷兵刃者二十餘輩。意其寨卒也。不暇問而載之。既濟。探囊與錢。登岸謝別而去。平時兵卒經過。未嘗有也。漁人既喜且訝。明日視其錢。皆紙也。始悟其鬼。

南城縣東百餘里龍門山。山巔有寺。幽僻孤寂。人跡罕至。獨一僧居焉。客僧過之。留宿他室。與主僧房相去差遠。既寢。聞戶外人呼聲驚怪。不敢起。須臾。門軋然自開。客慄甚。不敢喘息。下牀欲走。門已為巨石所塞矣。大呼移時。主僧始應。甫問答間。石忽不見。而門開如初。客不復能寐。往即主僧宿焉。且詢其怪。曰山鬼所為也。前後見此事甚衆。但不能相犯云。

臨川畫工黃生。旅遊如廣昌。至秋巴寨。卒長郎嚴館之中。夕。一婦人出燈下。頗可悅。乘醉挑之。欣然相就。詢其誰。家人曰主家婦也。自是每夕至。黃或窘索。必竊資給之。留連半年。漸奄奄病悴。嚴問之。不肯言。初嚴常晤娼。妻不勝忿怒。自經死於房。雖葬猶數為影響。虛其室。莫敢居。而黃居之。嚴意其鬼也。告之故。始以實告。嚴向空中唾。

驚之。從黃出寓旅舍。是夕復來。黃方謀畏避。婦曰。無用避我。我豈忍害子。子雖遁我亦來。黃不得已。留與宿。益久。黃慮其害已。馳還鄉。中途憇泊。納涼桑下。婦又至。曰。是賊太無情。相與好合。許時無一分顧戀意。忍棄我邪。宜速反。黃不敢答。但明心禱天地。默誦經。婦忽長吁曰。此我過也。初不合迷謬。至逢今日。沒前程。畜生何足慕。我獨不能別擇偶乎。遂去。其怪始絕。

紹興庚午歲十一月。建昌新城縣永安村。風雪大作。半夜村中聞數百千人行聲。或語或笑。或歌或哭。雜擾々。遂不甚明了。莫不駭怪。而凝寒陰翳。咫尺莫辨。有膽者開門諦視。畧無所覩。明日雪深尺餘。雪中迹如兵馬所經。人畜鳥獸之蹤。相半。或流血污染。如此幾十許里。入深山乃絕。

咸淳癸酉年。有鬻珠冠者。過吉水龍華寺。有女子出買珠冠一頂。先酬千錢。餘約次日。如期再往。僧曰。龍華寺中。豈有女子。客不之信。僧令遍索。則郴州某人家。其女棺寄於寺。冠在其上。千錢無有也。

江東張粹父。剛正有膽氣。不畏鬼神。宋淳祐間。處郡庠。後圃有亭。素多祟。過暮。影響形見。莫有敢獨至者。同齋戲張曰。若不畏鬼。寘琴於亭暮。請鼓之。諸人憑几以待。張

詣夜半至亭鼓數曲。將返聞亭角鼻息呼吸聲。時月昏明。視之一人側卧。摸之自頂至踵。婦人也。身體溫軟。叱之不語。遂再鼓一曲。歸齋率衆燭之。儼然一少婦死仆矣。灌救而甦。云陳學錄邀之至此。陳學錄死年餘矣。旦訪其父母。云半年病如癆瘍。亦疑其為妖祟。遂取歸服重劑而愈。

永新州林行可醫士也。大德丁酉。一日暮。有老嫗至門。招之出西門外。視病。林以暮留。嫗早行。旦起攜藥。嫗促林行五里許。至東嶽廟前。嫗曰。爾候於此林。月中顧嫗入塚而沒。怪之。登廟亭樓。閉戶。窺窗隙。見嫗引一虎至。四顧無人。撫其背曰。惜哉。復罵曰。三年為汝謀此塊肉。汝分薄若此。天明林呼里人送歸。迨今不敢出。

上官士平。至元甲午秋丁。詣吉水文廟陪拜先。一夕抵邑中高宅。同行二人。僕二人。並宿小樓中。夜忽不見。同行出門。戶扃鏘如故。遍索不見。主人大駭。欲聞官。士平同鄉儒戶李蒼山送歸。士平云。中夜恍惚間有三人挽之同歸。隨其人出門縫。至過渡處。方憶特來拜廟。且畏水不敢渡。遂止不行。三人拽之以渡。士平力挽以回。始覺為祟。遂誦玄帝呪。拽之遍行洲上。但及水則又極力挽回。一人渡水先去。須臾復回。撫其面曰。汝誦玄帝呪何誤兩字。士平但誦不輶。未幾。聞鐘聲。三人才散去。

咸淳年間。傅勤可處都昌縣山田張季猷館中。每夜二婢秉燭提茶瓶盞。托銀鍔漆盤盛糖餅二枚。供過慰懃。自初到至是。凡兩月餘。雖風雨不輟。嘗因主人暇時。問每夕茶餅甚佳。何所出產。季猷怪莫曉。勤可言其故。季猷誠母池密觀其變。是夕勤可飲茶訖。並盤留之。堅索始與。旦示主人。盤下有于字。莫知來故。餅則山田寺中所賣。詢之賣餅家。則云前後失去頗多。女子亦不復至矣。

至元歸附後。胡雨巖遊學湖湘道永之境。投宿敝寺。有老僧背燈而坐。曰客來何暮。胡曰。店難乏食。行路良苦。僧袖中出二齋令食。席地就卧。僧誦偈云。百補袈裟舊鉢盂。幾年同我此山居。寒燈夜照青蓮坐。得伴看添數葉書。旦覺衣濕而冷。捫席乃知露宿草上。青天曠野毫無所有。一寺儼然夜所宿處。驚語行者以故。曰此祖師葬處。祖師圓寂十五年矣。夜供五齋。訖缺其二也。

潭州有清淨覺地。宋咸淳間。游士胡天俊寓焉。月照撫琴梅樹下。遙見美女欲前且卻。胡作意三弄。女迤邐近前。胡迎揖之。女曰。聲雖和哀怨。多有所欲。不能直遂耳。胡執其手曰。舉世無知音。今夕相逢。豈天假真緣耶。女歛衽而去。曰後夜月明。當赴子約。翌日朋友拉入城遊。飲忘歸者兩宿。大悔失期。亟歸於樹下。得一白羅帕。上題詩。

詩云。蕭蕭風起月痕斜。露重雲環壓玉珈。望斷行雲凝立久。手彈珠淚滴梅花。胡悵然而寢。明日以帕示人。趙冰窩駭曰。吾亡妾杭人喬氏。名望仙。貴妃姪女也。去年暴亡。殯梅樹後。正其筆蹟也。以酒醉之。且成詩云。王孫自恨負佳期。夜醉長沙偶忘歸。應想芳魂踏殘月。瀼瀼露濕去時衣。

宋寶祐間。高郵軍阮子博。夜行安慶府九曲嶺。迷不知徑。望火光之茅屋一間。二士燒石炭對坐觀書。令坐附火。言笑自如。一曰。昨見張宗永詩云。大書文字須防老。剩買田園準備閑。此兩句意思也好。一曰。為人亦拘。愚意以為既老不須看文字。得閑何必有田園。歐陽永叔詩云。文章無用等畫虎。名譽過耳如飛蠅。此意如何。曰。却是到底說話。子博平生僻於禮文。疏於求田。聞前兩句。默合於心。遂問二先生姓名。二士撫案大笑。寂不復見。乃在一巖石下。旦方達徑。明日得宣州畫虎一軸。表背門板上。曬於日中。蠅集焉。以袖拂之。門版仆地。壓死鄰家小兒。至於官。沒於獄。

宋時淮倡嚴楚楚。適鹽商呂省幹泛舟泗上。呂偶他適。月夜倚蓬歌陳後主後庭花曲。未終。岸上有婦人撫掌誦曰。烟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忘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長嗟入林間。不見明夕夫歸。言之伏人江游。楚楚復歌前曲。婦